立天地你他之间，而游形象之外

G201109 黄思乔

没有人是一座孤岛，每个生命个体的存在都依托着或具体或抽象，或有形或无名的存在。生而为人，在天地的物质之支持之外，我们还依托着他人社会的力量，没有它们，“人”之于“人”将不复存在。然而，只是依托于外物，便足够了吗？站在成人的门槛上，我想我们应有更高的认识。

“天地人”，何也？世之三相，存在之三态而已。柳宗元以为人与天地之间并无甚感应连接，我以为其言有失偏额。人之于天下，虽然行为上是分别于天地的，但是也是需要物质基础而存活的。大鹏拂摇而上九万里，尚需凭借六月之息，而人之渺小又何能免乎？故曰：人立于天地之间，而依托物质之基石而存在。“你我他”，何也？语法中之三人称，交谈之对象是也。我置于你他之间，自然是人统称下的分枝，与你他之间同多而异少。我们依托你、他而成为人这种社会性动物，无众生相，则无我相。

由此观之，“我”之个体是与人世、自然之界普遍联系的，人之更宏观的概念也是“着相”，即与天地之间不能独往来的。然而，在这个“因”、“业”构成的联系之中，人便永无解脱之可能、独立于化外之念想了吗？其实不然，人之于天地之间，虽有所凭借，却也有所超越；我之于你他之中，虽难断舍离，然仍有活出个性之可能，庄子说独立于形象之外的世界是在于“无用”，对外界无所凭借，我之所见则有所不同。物质上讲，人是无法超越世界，我是无法突破群体的，但在精神上看，超越形象的不朽是可能，甚至是有很大可能性的。“脱离诸相，即名诸佛”，禅宗宗师之所以能不着相而存在，并不是因为他脱离了物质世界的支撑，而是因为他进入了形象之外、无限永恒的精神世界。独立于天地之间，不是否认支持之存在，而是拥抱精神之升格。

然而在精神上的飞升又谈何容易？聪慧之如王阳明.也是在久思而不得其解，潜心格竹七日之后方才龙场悟道创立心学，其心融入宇宙心，天下无心外之物，成为精神上超越你他、天地的存在。我想这一步的关键在于认识的升格，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超越了众生，才可能离众生之相，对永恒的认识超越了“寿者相”，才可能超然物外、遁入不朽。而在共性中翱游一世，也离不开这“媚俗”的伟大进军，终于在集体的圣洁之中彻底丧失自我，沦为一个静态社会中的零件，至死也生发不出超越生命的激情。

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从认识上的飞升引起的游形象之外，并不是对于成为庄子、老子、大鹏追求的执念。一方面，禅宗谈“见佛杀佛”，杀断心中成佛之念，方可真正涅槃成佛。另一方面，人之为人，是有个性的存在，盲目地跟从前人的步伐，好极则成前人第二，更多情况则至可能是“画虎不成反类犬”。

何须该碧深红色，自是花间第一流。步入成年，吾侪之使命也应在超越形象。只有如此，我们方可成为一个有个性的人，一个立天地你他之间，而游形象之外的“人”。